

邪神传（下）

四十五

由于无双剑客发现情势有变，因此会后不许爪牙离开。

在未获得杨云波的行踪前，不打算遣散爪牙，以免暴露阴谋，而且万一秘窟暴露，多几个人也好应付变化。

这一来，蒙面人三面拦截，擒贼作为人质的妙着落空，没有人外出，只有进去的人，杨云波一无所获。

老人家沉不住气了，感到焦躁不安。

东方发白，杨云波不得不发讯进迫，直接入村与无双剑客面对面解决。

论人数，条山庄的人少了两倍以上。

论实力，条山庄的人虽抱着破斧沉舟生死一决的决心，但真正算得上高手的人，只有杨云波而已，实力相去悬殊，想得到要糟。

入刚在村北两里外集齐，无双剑客便接到暗探发来的消息。

只片刻间，便成了一座死村，家家闭户，外面不见半个人影。

二十六位抱有拼死决心的男女，分两路向村口迈进，每个人的神色都是悲壮的，大有“壮士一去不返今”的气概。

“踏！踏踏……”步伐声不徐不疾。

杨云波与伏魔剑客领先并肩而行，步伐稳定神色肃穆庄严。

接近村口，竟未发现有人拦截。

杨云波在村口的大门止步，举目四顾。疑云大起。

身后的残丐手心淌汗，低声说：“云老，这是死村，人早就走光了。哦！蒙面人存心引咱们上当，他是无双剑客的走狗……”

杨云波摇头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不是死村，他们已发现咱们此来的用意了。老弟，你会看见天明后，仍然无人在外走动的村落么？”

“他们如果撤走了……”

“他们在等候咱们，表示他们早有提防。蒙面人的身份如何，已不值得追究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去。”

杨云波领先踏入栅口，直越村中心的祠堂。

空茫死寂，益增恐怖。

村小，祠堂也小，前面的广场只有三亩大小。

两株大槐树亭亭如盖，树下供入歇凉的石凳上，蹲伏着一头老猫，突然惊恐地窜走，这是村中可以看到是唯一生物。

祠堂门紧闭，毫无生息。

二十六位男女雁翅排开，杨云波朗声叫道：“杨云波冒昧拜会，请无双剑客刘兄移至广场一谈，杨某恭候大驾。”

连呼三次，毫无动静。

情势与原来估计的变化完全不同，演变得离了谱，连闯了一辈子江湖，见多识广的杨云波，也心中大乱慌了手脚。

伏魔剑客神色凛然地说，“杨老哥，我不喜欢这种情势。”

残丐的勇气也在逐渐消失，对蒙面人的信心消失得更快，低声道：“云老，咱们中了蒙面人的圈套，他不会来了，也许正带着人占据了条山庄呢！”

“不会的，他也许有事耽搁了，老哥我自信有知人之明。咱们且静候变

化。”杨云波语气坚定地说。

天宇中群星逐渐隐去，已是黎明时分，光度渐增，全村每一个角落皆暴露在视线下，就是不见有人或鸡啼犬吠。

杨济和耐性不够，低声道：“爹，我去叫门。”

杨云波沉静地说：“不，他们在考验咱们的耐性。咱们不是要等蒙面人来么？这样等岂不甚好？”

“爹……”

“不许多说，以免徒乱入意。”

他们沉得住气，无双剑客却不能久等。

右邻沉重的木门怪响着开启，踱出一位千娇百媚的绿衣少妇，一双水汪汪的媚眼，挑战地打量着每一个人。

绿衣少妇嫣然一笑，说：“咦，天刚亮，哪来的这么一大群在死冤魂？”

伏魔剑客一怔，举步向少妇走去，沉声道：“天香仙子，想不至你际竟然替无双剑客卖命。”

天香仙子咯咯笑，笑得花枝乱抖，酥胸无忌地摇荡，那腰儿款摆，腻声说：“原来是伏魔剑客罗大侠，你是不是也想要本姑娘遂你的意？说呀！不必害羞、只要你敢说，我就敢听。”

伏魔剑客勃然大怒，老脸发赤，怒声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泼妇，少胡说八道。劳驾去请无双剑客……”

“哟，罗爷，无双剑客目下贵为钦差大人的护使红人，我怎么请得动他？瞧！有人要见你呢！”

门内青影电射而出，剑虹辉目生花，人现、剑发、剑气压体，如同电光一闪。

伏魔剑客已别无抉择，应变的功夫出奇地迅速，闪避、拨剑、接招，一气呵成，“铮！”一声暴响，封住了凌厉无匹的一剑急袭。

双方功力相等，同向侧飘退。

糟了！天香仙子突然身形急闪，裙袂一动，香风扑面，罩袖出其不意行雷霆一击。

“啪！”一声暴响乍起，香风四荡。

伏魔剑客身形未定，做梦也没料到大名鼎鼎的天香仙子会乘人之危、肩背被翠袖击中，大叫一声，跌出丈外起不来了。

“哇！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被抢出的鹰扬岛主接住飞退。

杨济和与杨济平兄弟俩挺剑扑来、一声轻笑，天香仙子与突击的青影退入门内，门砰然闭上了。

同一瞬间，右面与后方。同时有六个黑影开门射出，刀剑来势如潮，霎时风吼雷鸣，刀光怒卷，剑气飞腾。

外围六位男女以杨世群为首，奋勇迎击。

两两冲错之下，惊叫声刺耳，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唯一可做的事便是生死一决，各行雷霆一击。

像一场暴风雨，来得快消失得也快。有三个人全身退出，两个受伤踉跄而退，一个躺倒气息奄奄。

接斗的六个男女也讨不了好，受伤的有三个人，杨世群右肩膀挨了一剑，站不起身来了。

接斗的六个人中，无一庸手，总算挡住了这惊雷掣电似的可怖急袭、

四周重归死寂、似乎流动着死亡的气息。

杨云波怒火渐升，厉声道：“无双剑客，杨某以江湖道义请你出来说话。”

祠祠堂门开处，涌出二十余名男女，在阶上分列，一个个像是从地府深处钻出阳世的厉鬼，面目阴沉，神色狞恶。

中间，是黑劲装剑负于背的无双剑客。

右首，是双手特长，发如飞蓬的魔锤凌君豪，年登花甲依然红光满面，鹰目中冷电四射。

下首，是巨无霸徐彪，身高八尺以上，像一头千斤巨熊，手中的镔铁齐眉棍粗如小饭碗，重量绝不少于八十二斤，说是齐眉棍，以他的身材论，足有七尺六寸，比常人还要高，该算是长棒了。

左首第一位是桃红衫裙中年美妇，粉面桃腮，云鬓堆绿，四十出头的女人，经过巧手梳妆，依然风华绝代。

她，就是江湖上艳名四播的桃花仙史，她那惹火动人的胴体，风靡了江湖，真是无往而不利。

无双剑客脸色一沉，冷哼了一声抢先发话：“杨云波，你一介草民，江湖痞棍，可知道刘某的身份？告诉你，钦差大人委任刘某为朝廷钦差护使，你胆敢用江湖道义来向本使说话？”

杨云波心中一惊，正想驳斥，对方人群中，踱出一位六品官服的中年人，沉声问：“刘护使，这些是什么人？提刀带剑声势汹汹，他们是不是想造反？”

无双剑客欠身道：“上复大人，这群人是沧州地面一些痞棍无赖，不法刁民，有意结伙抢劫钦差的宝船，胆大妄为。”

“那还得了？都给我拿下、死活不论，押至京师法办。”

“是，卑职遵命。”

一声长啸，信号发出了。

四面八方开门声震耳，四十余名一等一的江湖高手。把沧海客杨云波一群人团团包围住了。

杨云波怒火焚心，厉吼道：“住手！姓刘的，你想到激起武林公愤的后果么？”

无双剑客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杨云波，本使只知奉命行事，不问其他。你如果认为有所冤屈，派人向沧州衙门上告。”

有理说不清，杨云波已无路可走。

他拍拍双手狂笑道：“好，老夫栽了。你如果有种，拔剑斗，斗杨某一双肉掌。如果你胜了，老夫一门老小不加反抗，任凭你们宰割，你敢是不敢？”

无双剑客哼了一声，愤怒地说：“老匹夫，你竟敢藐视我无双剑客，要以一双肉掌斗刘某的剑，欺人大甚了，好！刘某成全你。”

魔锤凌君豪桀桀怪笑，扬扬手中四十八斤的怪锤，傲然地说：“刘老弟，你不知他有意激怒你么？咱们预先商量过的，凌某要问问这位浪得虚名的老狗，交给我啦！”

不管无双剑客是否答应，径自大踏步下阶。

他这把魔锤，与传统的单手铜锤不同，椭圆形锤头，柄略长可双手使用，锤头前柄长约一尺，尖锐如枪尖，不仅可以砸击，亦可当枪使用。

如果锤头能将对方的兵刃挡开，只消向前一推，锤尖便可贯入对方的

胸口，霸道绝伦，锤下不知断送了多少武林高手名宿，所以称为魔锤。

杨云波心中略宽，以掌斗锤比斗剑有利得多，用游斗术必可争取不少时间，也许能拖延至蒙面人赶来。

他深恐无双剑客不允，赶忙向魔锤凌君豪冷笑道：“你不是老夫的对手，少丢人，退回去！”

魔锤凌君豪无名火起，突然疾冲而至，锤动如山崩，大吼道：“老匹夫，该死一万次！”

吼声中，一锤砸下，力道万钧，罡风直迫内腑，这一锤石破天惊。

杨云波左掌虚引，身形斜扔，一声冷叱，避开雷霆一击，贴身切入，掌动风雷发，拍向对方的左肋。

锤头一转，迅速绝伦地反砸杨云波的右肩。

两人格上手，展开了空前猛烈的一场龙争虎斗。

杨云波在对方暴风雨似的迫攻下，想不游斗也力不从心。

他发觉对方的身法极为灵活，锤招在凶猛狂野中间有可怕的诡招奇式，锤风呼啸内力源源不绝，凶猛的暗劲潜流直迫内腑，极为吓人，想近身出掌谈何容易？

他只能凭快速绝伦的身法，寻暇蹈隙觅机切入，不敢硬拆力道如山的重锤，因此，欲攻乏力，被迫得八方游走。

此刻局势形成一边倒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魔锤占尽了上风，愈战愈勇，狂攻了百十招，依然未露疲容，每一锤皆如天雷狂震，但沉重极耗真力的怪锤并未放缓。

杨云波极感心惊，岁月不饶人，古稀老人确比少了二十岁的人矮了一截。

他心中明白，即使有剑在手，想扳回劣势也极为困难、只好定下心神，专心一意以游斗周旋。

魔锤攻了两百招以上，心中焦躁，一面出招一面叫：“刘老弟，老匹夫在用游斗术拖延，可能另有诡谋，快杀了其他的人以免误了咱们的大事。”

无双剑客醒悟，拔剑高举。舌绽春雷大吼道：“把他们全杀了，再收拾沧州的黑白两道小……”

话未完，右侧屋顶上出现了支铲而立的蒙面人，浑身青色，只有一双大眼与锋利的方便铲，在朝阳下闪闪生光。

蒙面人哈哈狂笑，声如殷殷巨雷，震得在场的人耳中轰鸣，人人变色。

笑声徐落。他朗声说：“无双剑客，你并未身入公门，只不过为了两个不肖子买官，及贪图重赏，而不惜出卖自己并拖朋友下水，替钦差卖命乘机残害江湖人而已。阁下，从南京至沧州，你总共坑死了多少江湖朋友？

别骗人了，阁下。当今之世，除了皇上之外、谁也无权信口雌黄委任官吏。

钦差大臣姜御史是京官，他天胆也不敢知法犯法委任你为护使，除非姜御史他想抄家灭族。

你身旁那位沐猴而冠的仁兄，穿的是青小杂花六品官服，可是，他的帽顶用金色，帽珠用玉。

阁下，你可知道帽顶用金是几品官？帽珠用玉又是几品官？

说呀！你老兄就不怕杀头充军么？你站出来，我要盘问盘问你，看是不是应该将你送官问罪。”

声落，像鸿毛般飘飘而降。

身前有四名高手挡路，同声大吼，四剑齐全，吼声震耳：“退回去！”方便铲一挥，四支剑在震耳欲聋的巨响中碎裂，四个人像是撒豆，飞跃而出，震得手掌破裂晕头转向。

“擒住他！”蒙面人大喝。

海光与杨世英、小萱兄妹恰好在旁，纵上熟练地捆人。

一招击垮四名高手，把群魔吓了一大跳。

蒙面人大踏步而进，向杨济和叫道：“退到这一面来，交给我。”

这一面四名高手就擒，其他的人吓得纷纷向祠堂退，重围已解。杨济和举手一挥，退出危境。

蒙面人倒拖方便铲，向恶斗中的魔锤和杨云波大喝道：“谁不住手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”

杨云波真力已竭，闻声飞退。

魔锤失去对象，大吼一声，冲上兜头就是一锤。

蒙面人不躲不避，方便铲一挥。硬接硬架。

“当！”一声巨响，魔锤连人带锤斜撞出丈外，虎口鲜血如涌，脸色如厉鬼，锤几乎失手堕地。

巨无霸一跃下阶，大踏步欺近，豪勇地大叫：“好啊！跑遍天下，可找到一个力大无穷的对手。小子，咱们来两招硬的，不许投机取巧。”

蒙面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吧！一记换一记，太爷我看中了神力佛的这把霸王铲，本来就是用来对付你的，上啦！”

巨无霸火喇喇地冲进，铁棍先来一记“泰山压顶”，罡风虎虎，势如崩山，豪壮无畏地抢攻。

“当！”铲架住了棍，棍向上崩。

蒙面人马步下挫，左手一松，铲头扫出，单手回敬一记“横扫千军”，反击之疾，无与伦比。

巨无霸以“金针定海”接招，这一招有取巧之嫌，棍头可柱地惜力。

“当！”一声巨响，火星飞溅。

巨无霸脸上变了颜色，大吼一声，招发“枯树盘根”，奇快地反击对方下盘。

铲向下沉，“金锁坠地”仍然硬接，响声震耳欲聋，巨无霸的棍一震而出，马步虚浮，中宫大开。

铲发如泰山崩裂，以无可抗拒的声威兜头拍到，吼声震耳：“第二招！”

一来一往，接招不算。

巨无霸急功心切，在接第一招时抢招，算是多攻了一招，这一招该是蒙面人的第二次抢攻。

“当！”“玉门拒虎”接下了这一招。

但巨无霸的铁棍受得了万斤神力，双手双腿却拒绝支持。双手一软，棍颓然下沉，双膝也抽搐着向下挫，大汗如雨，眼中凶光收敛，涌起绝望的神色。

方便铲收回，蒙面人并未抢招。

如果加上一招，巨无霸算是完了，毫无接下的机会。

“呵呵！”蒙面人大笑，笑完说：“太爷不抢招乘人之危，一记换一记说了算数。”

该你了。老兄。”

巨无霸挺了挺胸膛，手仍在发抖，毫无脸红地说：“巨无霸的绰号送给你，你是天下第一好汉，我第二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说完，倒拖着沉重的大铁棍，大踏步扬长走了。

红影飘飘，香风入鼻。桃花仙史到。媚笑道：“小兄弟，除下蒙面巾，我陪你印证几招以武会友，你可赏脸？”

“哈哈！”蒙面人狂笑说：“免了，太爷最讨厌荡妇淫娃……”

话未完，桃花仙史夹起发难，长剑以神奇的速度出鞘，身形疾进，以游蜂战芯神奇身法抢入，寒光闪闪，剑吐千朵白莲。

方便铲一挥，一阵暴响，白莲朵朵凋谢，巨大的光闪闪的铲头已到了妖妇的高隆酥胸前。

桃花仙史花容惨变，挥剑急架，诡异的身法左扭右旋，想脱出如影附形的铲影。

“铮铮！铮铮……”暴起一连串清鸣，火星直冒，人影以骇人听闻的速度旋舞着。

巨大的铲头轻轻晃动，始终紧吸住诱人酥胸。不管桃花仙史身法如何诡异快速，却无法摆脱胸前的铲头，剑砍在铲上根本不发生效用，巨铲始终像魔鬼般紧吸不入，也像是附骨之蛆。

桃花仙史终于站住了，香汗淋漓，脸上的铅华一团糟，娇喘吁吁绝望地说：“说真的，你不是人。”

铲刃距离高挺的酥胸不足一寸，蒙面人神定气闲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认为你的游蜂战芯身法曾经下过苦功。你走吧！不要与这些无耻的江湖败类鬼混。”

桃花仙史尚未动身，四周的机灵鬼溜掉了一大半。

无双剑客握剑的手不住颤抖，心惊肉跳地叫：“咱们拼了他，上！”

谁敢上？方便铲长有六尺余，单手挥运可远及丈外，谁禁得起万斤神力雷霆一击？

谁能有桃花仙史的身法快？

不叫倒好，这一叫叫坏了。

首先是那位假六品官儿往祠堂里逃，然后第二个跟着开溜，第三名也不甘人后鼠窜而逃了。

没有人上，蒙面人的狂笑声震耳欲聋。

无双剑客心中一惊，虎跳入门如飞而遁。

蒙面人向祠堂右侧一绕，叫道：“冷魂羽士，你如果敢逃走，我保证你变成肉泥。”

前面那位老道打一冷战，站住转身摊开双手哀叫道：“我……我不逃，我一切听你的……”

不远处，海华与背了乃兄的小慈狂奔而入，叫道：“爷爷不要让冷魂羽士逃掉了，四哥不好……”

蒙面人重新出现、拖死狗似的将冷魂羽士推出。

他笑道：“除非他会飞天遁地，不然怎逃得掉？人交给你们啦！劳驾，借徐岛主一艘船给我。以便了断一件事。”

说完不管鹰扬岛主是肯是不肯，像狂风般出村而去，直赶河湾。

后面，跟来了杨济平与海光、海华兄妹、还有残丐庄平。海光老远便

发出一声锐啸，湾旁的苇影中出现了船影。

“船靠岸，挂桨。”海光大叫。

蒙面人领先登船，向残丐笑道：“前辈如果还想在江湖上混，不要跟来。”

残丐哈哈狂笑说：“就算你要造反，老要饭的也认了。”

“不要造反，但也差不多。咱们去劫船，给那些贪官污吏三分颜色涂涂脸。”蒙面人豪气飞扬地说。

“好啊！一下做二不休，干啦！”海华姑娘兴奋地叫。

蒙面人向济平笑道：“二爷，你最好不要出舱露面，除非你肯放弃条山庄。”

杨济平豪笑道：“家父踏出庄门第一步，便决定放弃条山庄了，举家迁至鹰杨岛作化外之民、前辈认为如何？”

蒙面人鼓掌道：“好！令尊毕竟是非常人，就凭他老人家信任小可的超人智慧，便知他是个真正的英雄豪杰。”

残丐叹道：“江湖情势已变，道义荡然，老要饭的也该苟全性命退隐化外了。”

船以全速上航，向南又向南。

已牌左右，船泊西岸的一座土山下。

北面下游五六里，便是瓦河镇。

蒙面人脱去上衣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说：“算行程，船该到了。冷魂羽士制世杰弟的手法，暴露了专使船又经过的秘密。”

一艘小舟顺流而下，蒙面人兴奋地发出一声短啸，小舟一折，缓缓接近。

船尾控桨的赫然是李家桃园长工狄云，高叫道：“船上高手不多，不许你伤人。我先走，怎样了？”

“大叔，一切如意。侄儿并未伤人。”蒙面人高声回答。

小舟一转、轻快地下放，传来狄老人清晰的语音：“事毕我们到京师会面。看清了、后面第三艘船。”

杨济平骇然叫：“天！老人家不……不是李家桃园的……的……”

“李家桃园的长工。”蒙面人一边笑声答，一边拉下了蒙面巾。

“哎呀！你……你是辛小哥。天！贤叔侄盖世高人，侧身入下安贫乐道，条山庄的人都瞎了眼，辛小哥，我……我好惭愧。”杨济平愧然地说，接着又问：“听慈丫头说，你……你不是……”辛文昭真是蓝衫客辛五，他隐身在桃园。

辛文昭笑道：“在下挨了阴司恶客一记‘催心掌’，只好假死隐迹，以免李家桃园遭受池鱼之灾。为了这一掌，大叔决定把专使的宝船送下龙宫，以为贪残狠毒者戒。”

徐海华娇笑道：“好呀！辛大哥，我们口口声声叫你前辈，你居然不脸红。我叫你大哥，不再叫你恩公了。”

辛文昭大指头几乎点在她的鼻尖上，笑骂：“就是你顽皮，几乎赶不上祠堂盛会，知道么？小妖怪，这次不许你登船。”

海华含羞娇笑，伸伸舌头说：“总算赶上了，不是么？”

鹰扬岛主紧盯住渐来渐近的第三艘船，发令道：“发舟，迎头上去。”

两船相错而过的刹那间，辛文昭赤着上身，挥动着吓人的巨大方便铲，

一跃过船，吼道：“好朋友们，下水逃命吧！无双剑客全军覆没，咱们是劫船的好汉，不下水者死。”

“砰砰砰！”连声大震，左舷崩坍。

舱内钻出七八个人，刀剑齐至。

辛文昭方便铲一挥，三荡三决，刀剑齐飞，人体飞掷，狂号声震耳。

接着，杨济平与海光兄妹登舟。

残丐一上船，便拆船舱。

舟子们狂叫着跳水逃命，护舟的好汉恐怖地往水里跳。

双舟并行，一泻而下，远出三里地，专使宝舟快拆平了。

最后辛文昭一铲击破舱底，河水一涌而入。

没有人愿意察看船上的十余只朱漆木箱、不知里面盛的是啥玩意儿，让他们随船沉入河底，不屑一顾。

海鳅船向下游飞驶，坐在船头的辛文昭笑道：“无双剑如果不想借机铲除黑白道群雄立威，宝船根本平安无事，这贪狠的人，好可悲！”

杨济平苦笑道：“如果不是上苍安排你前来惩罚这群恶徒，他们会成功的，而且必定成功。”

辛文昭朗声大笑道：“自助人助，令尊该能保持令名。”

海华姑娘满腔希冀地问：“辛大哥，能到鹰扬岛一游么？海阔天空，乘风破浪破万里浪，壮士生涯。能答应我么？”

“中原坂荡，道消魔长；有一天，我会去的。”辛文昭脸色沉重地说。

船，轻快地滑过瓦河镇，冉冉远去。

四十六

京师，冠盖满京华，猗欤盛哉。

落魄政客，失意武人，济济一堂。

紫禁城中，荒靡不堪，南坐皇帝终日纵情声色，朝局为奸臣所盘踞，荼毒正义之士，朝政日非。

狄云与辛文昭在李家桃园的两年中，几乎与江湖隔离，对于外界局势的演变，全然不理睬。

此番因专使宝舟事件，再度出现江湖，也想借此机会一探大小罗天的虚实。

他们到达京师已半年余，住在城郊的白云观附近。

这天午后，风清日爽，雨后的天空总是分外的蓝，分外的清。

辛文昭欲离京到太原去访友，乃师亦因俗事，而约定后会之期，遍访名山大川去了。

他挟拥在人群中，一身青布衫，又刻意留了小胡子，在繁华的城市中不易引人注意，顶多以为他是乡下来的村夫。

突然，有人拍他肩膀，并叫：“辛文昭！”

他大惊，倏然回头，不觉一怔。

多么熟悉的面容与身影，他不是梁志豪是谁？当时的室友，一个极望

获得他友谊的小男孩。如今他已不是小男孩，他和自己一般高大了。

难道大小罗天已知他来到京师？派梁志豪来杀他？

不，不可能。此刻的大小罗天正受命奸贼造反，不会有余暇来追杀他。

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总是比较容易稳定自己的情绪，他平静地问：“是庄主派你来杀我的？”

“是庄主派我的，但不是来杀你，完啦！兵败如山倒，贼头儿已兵败伏诛。大小罗天也就此瓦解，你我都自由了。”掩不住的喜悦呈现梁志豪的脸上。

“真的？是真的么？”这个突然的消息令他吃惊，令他发楞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从此我们是属于自己的了。”

接着二人谈了别后种种，不禁怆然泪下。

“那你今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回家。”梁志豪以坚定的口吻说。

辛文昭也想回家，可是在京师他还有事待办……

□□□□□□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

蹄声渐近，尘埃飞扬。

娘子关至大同，只有一条大官道。

关以东，属京师；关以西，属山西。

这条路上、山连山山山不断。太行山脉像一条无朋的上古巨龙，南行北走气势雄浑、分隔成两个世界。

山以东，是富饶的河北平原。

山以西，是黄沙蔽日贫瘠的山西高原。

近午时分，烈日如焚。

官道沿桃河南岸伸展，进入无穷的莽莽丛山。

桃河赤色的河水滚滚东流，附近的赤褐色山岭林疏草少，一片荒凉。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东面来的健马将到。

路旁的小凉亭中，两个行商打扮的中年人，坐在亭柱下假寐，不住用遮阳帽扇凉。

近午的太阳热得令人受不了，正好在此打个吨歇歇腿，等热浪稍退再上路。

留了鼠须的中年人听到了蹄声，张开睡眠不足布满红丝的迷糊眼，瞥了驰来的人马一眼，重行闭上眼睛。

他向对面亭柱下眼角长了一块青胎记的同伴低声说：“老三，来的这位仁兄岔眼得很，莫不是苦主请来追捕咱们的鹰爪孙？”

老三似乎并未睁眼，用带了浓重鼻腔的嗓音说：“放一万个心，没有任何一个鹰爪孙，胆敢追过山西来讨野火，太行山不是鹰爪孙们的讨口食所在，而是埋葬他们的坟场。

睡觉啦！老大。”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

蹄声到了百步外，坐骑四蹄徐徐放缓。

已可看清了。喝！人强马壮。

乌锥浑身黑中带赤，眉心一星白，正是纯种的大宛马，雄骏非凡。

人不但强，而且俊，二十三、四岁壮狮般的年龄，壮伟的身材，粗眉斜

飞入鬓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炯炯有神，鼻直口方，短而修剪整齐的八字小胡，束发未戴冠，一双青绸紧身骑装，显得身材更为出色。

腰带外面加了一根宽皮护腰，带有剑扣。

剑连鞘斜插在鞍旁的兵器插袋内，鞍后有马包。只消看第一眼，便知是个闯荡江湖的武林人。

再看一眼他的气宇风标，绝不是坏人。

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天下门脸呈忠厚心怀奸诈的人多的是，人的好坏很难从言谈举止中一眼看穿。

青年骑士在亭外扳鞍下马，在亭外的老槐树下栓上坐骑，从容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旁若无人地踱入凉亭，抓起一只泥碗，取过舀水木勺。

老大睁开迷糊眼，说：“水光啦！阁下，想喝水，得到里外的上亭寨去讨。”

青年骑士淡淡一笑说：“我这个人喜欢追根究底，没有看到结果不甘心。”说完，揭起茶桶盖，笑道：“你说对了，老兄。”

老大闭上迷糊眼说：“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

青年放下茶勺茶碗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对，这叫作实事求是。哦！两位老兄是从东面来的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老大爱理不理地说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“让咱们打个吨养神，少废话好不好。”老大不耐烦地叫

青年人在亭栏上坐下，不在意地说：“走了数百里，担惊受怕辛苦乃是意料中事。”

“你担了惊，受了怕？”

“我是说你们。”青年人微笑着说。

两人一惊，老大坐正身形，戒备着问：“什么？你说我们？”

“呵呵！当然不会说我自己。我一无牵挂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五天前……不，该说六天前，月黑风高，高邑县富绅万朝堂家中失窃。两盗夜入内室，刀伤事主，掳走一个妙龄少女，带走了价值上万的金珠。”

老大嘎嘎大笑，老三若无其事地挺身而起。

青年人轻咳了一声，泰然地往下说：“他们是江湖八丑之二，无情狼叶高，疤眼虎吴深，声名狼藉神憎鬼厌。”

老大坐近身旁的大包裹，笑说道：“抱歉，没见过这么两个人。”

青年人安坐不动，扫了两人一眼说：“真巧，两位的特征，与那两丑相差不多，一个留鼠须，一个眼角有块胎记。两拉如果见到他们，劳驾请通知在下一声。”

“哦：阁下是万家请来追踪的人？”

“不，在下不是辑贵人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手痒而已。”

“呵呵！如果咱们碰上了那两位仁兄、该怎样通知你？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“哈哈，随时皆可以通知在下，因为在下将与你们同行。沿途也好有个照应，听说这条路不好走。在下姓辛名文昭。”

老大抓起包裹，大吃一惊！

脱口叫：“啊！蓝衫客辛五爷！”

“蓝衫客时代过去了，在下四海邪神辛文昭。”

老三蓦地左手一伸，一声机簧响，袖底小絮破空疾射，凶猛地射向辛文昭的小腹。

辛文昭左手一抄，两个指头挟住了劲道惊人的袖箭。

信手将袖箭一丢、摇头道：“你知道我四海邪神是暗器的祖宗，又何必班门弄斧？我真替你难过。”

老大迅疾地拔出暗藏在包裹内的长剑，沉声道：“姓辛的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辛文昭仍坐在亭栏上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咦！你们两人怎么啦？你瞧，在下一直坐在此地不动，既未指出你们的名号，也没向你们兴师问罪，动暗箭的可是你们呢！我又欺负谁了？”

“阁下，你戏弄得够了。叶某听说你四海邪神神出鬼没艺臻化境，亦正亦邪，亦侠亦盗。做过劫路的贼，干过黑心肠的刺客，比咱们兄弟强不了多少，也说不上光彩。”

“是么？什么人才叫光彩？”

“三龙四风五菩萨这才叫光彩。”

“不光彩又怎样？”

“你不配管咱们的事。你走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你又怎样？”

“咱们兄弟宰了你。”

“为何光说不练？你手中有剑，快冲刺呀！”

老大一声怒吼，疾冲而上，剑吐千朵白莲，排山倒海似地向辛文昭攻去。

辛文昭安坐不动，直待剑尖行将及体，方呵呵一笑。

老大心中大骇，收招飞退原地。

老三疤眼虎也从包裹中拔出剑，怪叫道：“并肩上，宰了他永除后患。”

“你们早该并肩上的，难道你们敢一比一公平一决？”辛文昭轻松地说。

两人立即绕走，一前一后猛然扑上。

前面的老大无情狼稍快些，剑尖长驱直入，攻向辛文昭的七坎要害。

老三疤眼虎在亭外从后面递剑，电虹疾射辛文昭的腰脊命门。

辛文昭突向右移，坐式不变，左手一抄，奇准地抓住了无情狼锋利的剑身，向身后一带。

后面的疤眼虎一招走空，便知不妙，但已来不及应变了，失去任何变招的机会。

无情狼惊叫一声，收势不住，给剑带得更快地前冲，被亭栏挡住了，但剑尖却误刺入亭外的疤眼虎左肋要害，剑尖几乎透背而出。

“嗯……”疤眼虎闷声叫，也冲伏在亭栏上。

同一瞬间，辛文昭一掌劈在无情狼的颈背上，无情狼浑身一软，丢剑滑倒在亭栏下挣扎。

辛文昭跳下亭栏，脸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，爬起来！”

无情狼吃力爬起，手扶亭栏支持身躯，哀叫道：“辛兄，咱们也算是江湖同道，你……”

“鬼才与你是同道。说，万家的女儿呢？”

“已……已丢入沙……沙河……”

“狗东西！劫财伤人可以原谅，奸而后杀天地不容，你们算是人么？”

“辛兄……”

“你们到路中去，割断自己的喉咙。”

“饶命……”无情狼声嘶力竭地叫。

“你不用讨饶、我四海邪神是铁打的心肠，血也是冷的，心狠手辣六亲不认，休想在我面前哀求饶命。”

“看老天爷份上，放我一马，包裹内的金珠全给你，只求你……”

“你们两人身上所有的金珠都是我的，命也是我的，你用不大方地慷他人之慨。好吧！既然你们没有勇气自杀，留你们的命上法场并无不可。真定府捕头摩云手正住这条路上赶，他发誓即使跑追天涯海角，也要辑获你们归案，好好等着啦！”

辛文昭无动于衷地说。

他在无情狼的身柱穴拍了一掌。

血流不止奄奄一息的疤眼虎，身柱穴也挨了一掌，两人浑身一软瘫痪了。

无情狼失声痛哭，凄厉地叫：“姓辛的，我无情狼死不了，我的朋友会将我救出来，不会上法场，你决难如愿，你等着，叶某向天发誓，要将你化骨扬灰，希望你不要死得太早了。”

辛文昭根本不加理睬，打开两个包裹检查，将两包金珠没收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些血腥钱我如果不要，那些见钱眼开的公人同样会加以吞没，还是让我把它花掉吧！”

跨上雕鞍，他举目向东望。

远处尘头大起，最少也有五匹马正向这儿赶。

他向仍在哀号的两贼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摩云手不愧称河北第一名捕头，来得比我所估计的还要快。哈哈……请转告一声，四海邪神诚意地向他道贺。”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蹄声逐渐远去。

无情狼想爬起逃命，可是，手脚无法动弹。

经过一阵绝望的挣扎，最后仰天鬼号，声如狼嗥、怨毒地厉叫：“姓辛的，我誓报此仇……天！我不能落在他们手中，我要走……”

身旁，突然有人冷厉地问：“你能走么？”

他扭转脸一看，凉了半截，绝望地说：“你来了，谁出卖了我？”

“你的好朋友飞天鼠，他曾经替你将女尸沉入沙河。目下他已经在府城大牢，就等你们两人前往对认口供。哦！谁制住你们的？”

“蓝衫客辛五那小狗，我好恨！”

“哦！是他，他竟比咱们追得快，被他拣了便宜。也好。不然真要被你们两个恶贼漏网遁入太行山呢！”来人失望地走了。

辛文昭并非为追逐两丑而来，他要到太原府访友，顺便收拾了两个恶贼，泰然策骑向西行。四年来，辛文昭在江湖上闯出蓝衫客辛五的名号，在年纪轻轻的他来说，已经是相当满意了。

闯荡江湖扬名立万，比读书人埋头苦读显亲扬名要困难得多了。

读书人求取功名，一次不中下次再来，一次皇榜无名，三年后还有机会。

闯荡江湖是另外一回事，闯不好就得把老命贴上，上刀山蹈剑海生死间不容发，断手折足只能怨命。

所以说江湖人沟死沟埋，路死插牌，此中甘苦，不足为外人道。

经历过无数凶险，度过多少难关，闻过数不清的狂风巨浪。进出无数次生死之门，那是一连串令人丧胆，令人心碎的可怖岁月。

他幼年时在大小罗天受尽了摧残，但严酷的训练却造就了武林奇葩。后来又获得狄教头悉心的教导，成就更是非凡。

辛文昭是个天生的江湖人，虽然他也向往平静朴实，一般人的生活，但他不得不向命运低头，置身江湖之中。

狄教头将宇内无双的大罗剑法传给了辛文昭之后，心愿已了，遂离开辛文昭，云游天下名山大川，让辛文昭独自闯荡江湖。

他终于熬出头来了，在京师称他为四海邪神，名列宇内神秘人物之一，是江湖后起之秀中佼佼出群的高手。

原来的蓝衫客辛五、他变了。

现在，他不是所谓正道人物。

当然，他也无意追逐侠义英雄的名位，他有他对事对人的看法与作法，他有自己的人生与价值观。

亦正亦邪，亦侠亦盗，这八个字的批评不算太坏。

他年轻、血气方刚，做事全凭当时的主观情绪而决定好坏，以当时的感受来决定是非，凭下意识而决定行动。

这种人最具危险性和破坏性，以漫长岁月在善恶的三岔路口徘徊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他尚未走比属于自己的道路，随时有发生意识模糊的可能。

人的好坏，决定于出身、家世、教养等等。

总之，他是个不计较名誉的年轻人。

侠道的英雄，不同承认他是我道中人。

绿林好汉，认为他离经判道。

黑道豪杰，说他是四不像的左道异端，因此他只能名列邪字号人物，所以，称他为邪神。

他自己，也以游踪四海，遁迹风尘而自豪，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人。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

坐骑轻快地驰入路旁的小店广场。

正午时分，烈日炎炎，真该歇息打尖了。

真正的三家村，左首那间小店门口酒旗下垂。

没有一丝风，好热。

门前两株大树，下面搭上瓜棚、一只只青绿的葫芦瓜，像是一个个悬梁自尽的死尸。

有些贴上纸剪的字和花，倒也不太难看。

棚下，便是露天的酒座儿。

四付食桌，已有两桌有人。

屋旁的栓马栏有三匹坐骑，附近停了一部篷车。

他栓好坐骑，向跟来照料的伙计说：“伙计，替在下的坐骑遛腿，再上料。在下食毕，要在贵店打个吨养养神。”

伙计一面解缰、一面笑道：“客官，应该，错过这个村，就没有我这家店。前面三十里内没有歇脚的地方，客官放心睡一觉，歇一个时辰正好赶路。未牌以后赶路凉快些。”

他懒得听伙计唠叨，径自往食桌走，经过店门，目光透过柳条帘，看到店堂内有人，是女眷。

大热天，如果不是女眷，谁肯闷在店堂里受烤？

他正想看清是些什么贵妇堂客，瓜棚下食桌旁传来了打雷似的怪叫：“小子，你看什么？里面有你的姑奶奶，你给我放规矩些，过来挺尸。”

他一听，火啦！

这位仁兄说得也太难听了。泥菩萨也有土性，年轻人那受得了撩拨？

他嘴角绽起嘲世者的阴笑，从容不迫地走近。

这座食桌有三个人，两个是车夫打扮，粗眉大眼，健壮如牛。

另一人穿青对襟劲装，敞开胸襟透汗，露出壮实的毛耸耸胸膛。皮护腰，挎了一把厚背单刀，长相委实唬人。

豹头环眼，泛黄的胳膊大胡子根根见肉，身材足有八尺高，像一头发威的巨熊，双手叉腰，挑战地死瞪着他。

好像是说：小子，放明白些。

他的身材也够高，够壮。可是，却比对方小了一大号，要是角力摔跤，他准占不了便宜。

两个车夫搁起一条腿，一面喝酒一面笑，用颇饶兴趣的目光睥睨着他。像是说：好家伙，吃定你啦！

他往虬髯大汉面前一站，阴笑着问：“老兄，是你在狂吠？”

虬髯大汉无名火起，迫进一步怪叫：“什么？小子你……”

“啪！”他出其不意赏了对方一耳光，虎跳而退，退出棚外点手叫：“老兄。你出来。”

虬髯大汉已看出他是练家了，但做梦也没料到他敢向三个人挑战，更没料到他的手脚如此迅疾。

掌出如电闪，骤不及防，心理上毫无准备，看出不对已经无法闪避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耳光，只感眼冒金星，耳中轰鸣。

“咦！这么快！”一名车夫讶然叫。

虬髯大汉气昏了头，激怒得像头疯虎。

怒吼一声，狂冲而出，铁拳发如狂风暴雨，“渔阳三擂”连续进击，拳风虎虎、劲风直迫三尺外，声势吓人。

他上盘手左拨右拨，退了三步，诱对方长驱直入。

第三拳攻到，他左掌突化为爪，身形不退反进，揉身切入，搭住了大汉的右肘猛地扔压下沉，右拳疾飞。

“噗！”一声正中大汉的鼻尖。

大汉“嗯！”一声怪叫，向右后方扭身疾退。

铁拳如电，“噗！”一声又击在大汉的眉心，真力骤发，来一记狠的。

鼻尖眉心，都是不易击中的要害，练了几天的朋友、会凭本能躲避，

行动不需经过大脑指挥。

如果被对方击中，只有两种可能；一是出拳的人动作太快了，另一种可能是挨拳的人昏了头。

这一拳够狠够绝，眉心被击，双目必定暂时失去作用，乌天黑地晕头转向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……”一连串沉重如山的铁拳，连珠炮爆炸似的在大汉的胸、腹、肋、肋上开花。

只片刻，大汉被打得狂吼着退了七八步、始终无法摆脱铁拳的袭击，鼻孔流血，双目难睁，真够受的。

最后一拳大概太重了些。“砰！”一声大震，大汉被击倒在树下，像倒了一座山。

辛文昭向后退拍拍双手叫：“起来，老兄，这次要揍你的头、打掉你的大牙，免得你以后出口伤人惹上杀身之祸。”

大汉狼狈地爬起，摇摇脑袋，摇掉讨厌的昏眩感，然后是一声怒吼，声如疯虎啸天，火喇喇地冲上，“饿虎扑羊”拼命了。

辛文昭仍用上盘手，这是最基本的防卫招式，架开搭来的双爪、猛地向内收，“啪啪！”两声同时起，双掌合击在大汉的双颊上，后收、合掌、前顶。大汉脑袋一仰，向后退。

“噗！”一声，下颚被合拳所顶中。

“砰！”大汉再次倒地，满口流血。

“起来，别赖在地上。”辛文昭点手叫。

大汉晕头转向地爬起，伸手拔刀。

店堂中、突传出悦耳的娇唤：“不许动刀！”

大汉真听话，不再拔刀。

怒吼一声，再次冲进，“黑虎偷心”走中宫发拳。

辛文昭向右略闪，斜身切入，铁拳发如电闪。

“砰！”大汉第三次躺倒，这次起不来了，躺在地上扭动手脚，无力地想挺身撑起，却徒劳无功。

辛文昭向食桌走，扭头叫：“老兄，记住了，下次不可出口伤人。”

一名车夫举着酒碗走近大汉，笑着叫：“周老哥，起来啦！”声落、酒向下颌、全倒在大汉的脸上。

大汉似乎神力倏生，猛摇脑袋挺身坐起，含糊地问：“好小子，他呢？”

“他在棚子里，正在叫酒菜。”车夫说。

接着，含笑伸手相扶。

大汉站起，推开车夫怪叫：“好小子，打得我好重，我要宰了他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！安静些，喝酒啦！小心小姐煎你的皮，祸由口出，你犯了多少次错了？小姐正在生气呢！”

食堂中，店伙计已将卸下的剑与马包送来，搁在辛文昭的食桌上。

接着小店伙计送来了茶水。

大汉嘀咕着回到原处落坐，狠狠地盯着辛文昭直吹胡子。

辛文昭也盯着对方咧嘴笑，泰然自若地喝茶。

邻桌也有两位食客。一个是土老儿打扮，花甲年纪，身材瘦削。

另一人年约四十左右，有一张朴实面孔，五官毫不起眼，是属于令人容易忘怀，毫无特征的平常人。

土老儿眯着老眼，向辛文昭笑道：“能赤手空拳痛打人熊周青的人，江湖上并不多见，小兄弟，你拳上有几斤力道？”

辛文昭淡淡一笑，信口道：“三五斤总是有的，老伯要不要试试？”

“免了，你想拆我这把老骨头？”

“当然老伯手上不含糊，至少要比眼前这位练了六七成护身正宗内家气功的人熊老兄强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，糟老儿是他的师叔。”中年人笑嘻嘻地说。

辛文昭不在意地笑笑，说：“能眼看师侄挨揍而袖手旁观，泰然自若的人。气量与修养必定高人一等，而且定是重视声誉的正道人士。奇怪，你这位师侄怎么如此失检？大概是个傻老兄。”

“哼！”人熊周青重重地哼一声，大环眼一翻，作势离座发威。

“你皮痒了是不是？”土老儿含笑问，神态随和。

中年人向辛文昭淡淡一笑，毫无敌意地说：“老弟台确是高明，真要拼搏。周贤侄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在下翟君平，那位是敝友鲁文杰。相见也是有缘，请问老弟台尊姓大名？”

“哦！原来是泰山双杰，失散失敬。从山东到山西，大概有重要的事情料理吧？在下姓辛，名文昭。”

翟君平一怔，答道：“难怪，大有来头，江湖盛传四海邪神是位游戏风尘喜怒无常的怪物，却原来如此年轻。”

“呵呵！在下少与白道侠义英雄交往，白道朋友谁都不愿沾惹我这个浪人、称为怪物已经是客气了。”

“哈哈！今天老弟是受辱的一方，却轻易地放过了周贤侄，怎算是怪物？可知传言是靠不住的。”

“呵呵！今天在下心情很好，所以不计较小意气。不久前发了一笔大横财，岂能因些许小事而扫兴？”

“第二个原因，是在下已看出你们是一路的，两位真人不露相，却瞒不了在下的法眼，以一比五，店堂内可能还有更高的巾幗英雄，在下绝难占丝毫便宜，又何必自找麻烦？”

土老儿鲁文杰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如果老朽与翟老弟真的插手相助，老弟台又有何打算？”

他肆元忌惮地大笑，自己斟上一碗酒说：“四海邪神如果怕事，岂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闯出名号？”

“你很自负。”

“志在江湖，谁不自负？前辈是过来人，不是么？”辛文昭含笑问。

“是否志在称雄天下，做武林霸主？”

他再次肆元忌惮地狂笑，笑完说：“自负是一回事，立志又是一回事，不可混为一谈，钻牛角尖咬文嚼字毫无好处。

即使你将武林霸主的宝座送到辛某脚下，辛某也不屑一顾。两位远来山西，不如为了何事？”他转变话锋问。

“为了三眼狂生的事而来。”

“哦！三年前在六安州，拐带巢湖蛟的爱女，打伤江南六侠，失去踪迹的三眼狂生夏侯律？”

“是的，三月前有人发现他的隐身处。”

三眼征生夏侯津，出道比辛文昭早两年，也是亦正亦邪的江湖浪人，